



白鹿胜地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一级自然保护区、庐山世界文化景观之一，历史上享誉天下书院之首、海内书院第一的白鹿洞书院，地处江西的北部，庐山五老峰的南麓。现辖地近 3000 亩。此处介于东经 115°59'—160°07' 北纬 29°26'—29°36' 之间。东边的大排岭海拔 384 米 汪家山海拔 124 米 南边的排山岭海拔 252.6 米，北边的庐山五老峰海拔 1358 米，西北的汉阳峰海拔 1473.8 米。书院处于四山环合的盆地中，海拔约 50 米。此处年平均气温约 17℃，1 月份为 4.5℃，7 月份为 29℃ 无霜期为 230 天 年平均降雨量约为 1800 毫米。是一处四季分明 春媚、夏凉、秋艳、冬素的“圣域贤关”。

九江(星)子公路从东北向南沿边通过。在星庐瓷土矿 32 公里(桩)处约一公里的柏油路直达书院。羊肠小道则有九星公路间的原石桥 经下畈李、上畈李、流芳桥、枕流桥至书院 此是古代由南康府 治今星子县 至书院的老路 另有翟家垅 经卓尔山路，有马头镇经翟家垅、太阳墩，有马头镇、经周家湾、上畈李 伍家岭经尖山脚等小路到达书院。

山川佳境

初为唐代贞元中（785—804），李渤与兄李涉在此隐居读书。渤养一白鹿，甚驯，人称白鹿先生。宝历中（825—826）渤为江州刺史，在隐居地创台榭，植花木，因地处四面环山，俯视似洞，遂以白鹿洞为名。唐永泰元年（765），颜真卿被贬待命五里牌，遂家居其地，厥后其裔孙颜翊率弟子三十余人授经洞中。南唐昇元中，李氏朝廷在此建庐山国学，宋初置书院，白鹿洞书院名从此始。

书院的山川，原名不明，李梦阳修志时，仅命名了回流山。嘉靖三十三年（1554）江西按察副使郑廷鹄命名了前山——卓尔山，后山——后屏山，左山——左翼山，院前小溪——贯道溪，五老峰来之水为圣泽泉。部分山以使用者名命之。

贯道溪 位于书院之前，上有二支流。西支发源于五老峰的芝山，经犀牛塘、太阳墩，东支发源五老峰的折桂寺，经伍家半岭、圣泽源、杨家山与西支汇合于尖山脚下，经鹿眠场、钓台、勘书台、枕流桥、回流山、流芳桥，再经罗汉岭，曲折流向梅溪湖入鄱阳湖。明李梦阳题《门前溪》：“山溪信清浅，入海作洪波。果向地上转，应随天上河。”郑廷鹄《贯道溪》诗：“长川漱石出云隈，门外溪光日日开。飞向江湖分万派，谁知通自鹿坛来。”

圣泽源 又称圣泽泉，去书院北一公里。溯涧至山夹中，左为伍家半岭，右为伍家半岭水库。仰视之，岩嶂磊落，杂草荆棘丛生。水源自五老峰之凌霄峰，海拔 440 米，经折桂寺、伍家半岭直泻而下，如瀑练纵飞，有“小三叠”之誉称。明嘉靖间（1522—1566）庄洞贡安国（安徽宣城人）题“圣泽源”于崖壁，并有记。石刻有“遥通洙泗”四大字，“小三叠”三字。明徐纮《圣泽泉》诗：“吾道由来今始

见，清冷只在最高峰。灵源直上三千尺，知是云端第几重。”

卓尔山 在书院门前，隔溪横亘数百米。其东一峰突起，端严而竦立者，明提学御史郑廷鹄以卓尔名之。取《论语·子罕》“如有所立卓尔”。《汉书·景十三王传赞》“夫惟大雅卓尔不群”之意。形容白鹿洞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道德高尚，超越寻常，与众不同之意。郑廷鹄《卓尔山》诗：“贯道门前卓尔山，彩云相对水潺潺。心斋若问希颜事，只在堂前几席间。”明御史徐岱做高美亭于其上，取御史林俊明伦堂联“藏焉修焉静得江山之趣高矣美矣妙收天地之功。”明张时彻《高美亭》诗：“诸亭已惬意更有最高亭。密树斜围屋，繁花间作屏。崖深朝碍日，檐静夜垂星。骑鹿何年客餐霞养性灵。”山中群峰鼎立其南为坡头破山海拔 164.3 米，太阳墩山海拔 114.6 米沙包山海拔 168 米谢家头山海拔 157 米毛家垅山海拔 151.8 米卓尔山逶迤西下山背屈伏似玉几状，与书院相对，旧有贯道桥互通。建大意亭倚其西。山之外凹下成为陇田，山峦起伏不可穷际。今山中建有小水库，景色宜人。

后屏山 在书院之后，以书院背山若屏，故名。明郑廷鹄《后屏山》诗：“万嶂千峰翠作围，石屏如带迥相依。李家山下秋声暮，定有当年白鹿归。”山峦叠翠，最高处为李家垅后山，海拔 196.4 米后屏山海拔为 157—188 米。此处高松突兀或亭亭直上或斜伏庭阴郁郁葱葱环匝一片。山上原有太极亭以周敦颐著《太极图说》的太极而得名。左为思贤亭“思贤者谓考亭大贤也。”以思朱熹而名。明刘廷鹄《思贤亭》诗：“孤亭揽结青山胜古洞流传白鹿名。日射香炉烟欲动，云开屏石锦初明。谈经须解思贤意，较艺真怀报主情。崖穴庙廊元咫尺，不知何以答平生。”右原有喻义亭，以儒家重义轻利之意而名。环折而西，面五老峰而倚长松处，原建朋来亭取“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意而名。王宗沐题《朋来亭》：“朋来诚不负亭名坐对天空五老清。显晦有时云作幻堂亭无去主为盟。芙蓉缣绣当窗落，礼乐声歌绕洞鸣。千古何人得同

调 巢松李白竟无成。”

左翼山 在书院之东，若翔或垂，上有高松伏盖，下临三峡湍急。溪流有声。明郑廷鹄《左翼山》诗：“望入东山空翠中，黄松绿竹自葱葱。诸生不负苍生望，始信东山有隐功。”山高海拔 135—155 米。山下有勘书台，原为北宋李万卷勘书之处。此处石崖峻削，涧水湍急，高松荫其上，五老峰峙其西。朱熹原建有接官亭，早废，现存独对亭，初为明邵宝建，意为朱熹的理学思想可与五老峰相对而名之。明王守仁《登独对亭望五老》诗：“五老隔青冥，寻常不易见。我来骑白鹿，凌虚陟飞岫。长风卷浮云，褰帷始窥面。一笑仍旧颜，愧我鬓先变。我来尔为主，乾坤真过传。海灯照孤月，静对有余眷。彭蠡浮一杯，宾主聊酬劝。悠悠万古心，默契可无辩。”明嘉靖十九年（1560）江西巡抚何迁原建有闻泉亭，因何迁偕洞主贡安国夜坐此地，闻水叮咚悦耳而建。勘书台原建有“风泉云壑亭”又名“崇文阁”，以石上有镌刻“风泉云壑”而名。勘书台下原建有七姑庙，世传李渤有女名七姑，宋淳熙间乡民立庙祀之，朱熹并亲书其额。

回流山 在书院东南约一华里。山高海拔 126.6 米。贯道溪水过枕流桥，又南有小溪来汇之，水益湍急，汹汹有声，向东南流一华里，有山相阻，逐渐向南，故名回流山。明李梦阳《回流山》诗：“登山眺四极，一坐日每夕。行看夜来径，苔上有鹿迹。”山四面斩削，其颠颇平，可伫立远眺，原建有六合亭，取“天地四方”六合之意而名之。明王忻有《登六合亭》诗：“山斋何处寻，迢递万峰阴。茂树迎青幄，幽泉鸣素亭。落日一亭迥，暮云回径深。周游羨衿佩，于此濯尘心。”山下有流芳桥，亦名濯纓桥，以“往哲芳徽，长流天壤”的“流芳”为名，桥西原建有“前修遗迹坊”，明御史曹汴建，萧端蒙题匾，提学江以东改曰“圣域贤关坊”，南康知府彭梦祖改名“古国学坊”。坊今不存。去回流山二里许，有溪口桥，俗呼观音桥，是书院小路与古驿道相衔接的地方。原建有“白鹿洞书院坊”，明星

子知县崔孜建 李梦阳颜体大书“白鹿洞书院”石匾。坊已废 匾现镶嵌在书院大门上。

四邻胜景

白鹿洞书院由于处于庐山五老峰南麓，此处北有高山，东及南有鄱阳湖 冈岭起伏 林木荫郁 园田逶迤 是儒家道教和佛教等文化名人栖息游历之处，风景秀丽，人文景观积淀丰厚。

五老峰 距书院约 10 公里 其中峰之脉 逶迤南下与书院山脉相接，诸峰横隐苍穹，轩轩然如人箕踞而窥鄱阳湖，似五神翩然欲飞而下 从白鹿洞望之 又若拱揖而迎。赵石梁云：“庐山之景尽于东南 故五峰奇绝 竟无有相抗者。”下有李白读书堂 杨衡、符载隐居之处，释道之室尤多。五老峰之东北为屏风叠，下为九叠谷。唐李白《望庐山五老峰》诗：“庐山东南五老峰 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 吾将此地巢云松。”宋苏辙诗：“偶寻流水上崔巍，五老苍然一笑开。若见谪仙烦寄语，匡山头白早归来。”

三叠泉 距书院约 5 公里 寻真观后 九叠谷内 亦谓之三级泉或谓水帘泉。泉下注磐石，三叠而后至潭。其水出自大月山下，由五老背而东注。凡庐山之泉，多循崖而泻，而三叠泉不循崖泻，由五老峰北崖口悬注大磐石上 袅袅如垂练 既激石 则摧碎散落，蒙密纷纭 如雨如雾 喷洒二级大磐石上 汇为洪流，下注龙潭 苍崖峭削，中豁如门，有石横亘龙潭之唇如阙，谓之水帘洞。三叠之胜 为庐山第一。《纪游集》云：上级如飘云拖练 中级如碎玉摧冰，下级如玉龙走潭，散珠喷雪，真天下绝景。非谷帘瀑布可比也。唐代释无可三叠泉诗：“三峡巴江似直流，叠溪屏障几层收。冰削剪破裁云幔，银河斜倾作玉钩。画角鼓声催急雨，阳关笛曲送深秋。”

谁将折笔图成后 可挂春风最上楼。”

海会寺 距书院约 2 公里 为山南五大丛林寺院之一 在五老峰下。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僧西来建，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僧旦云重修，清光绪间主僧至善募资再重建。殿宇宏敞，有藏经阁凡三层 登楼纵眺 风景绝胜。原大门题额曰“莲邦海域”，二门曰“真面目”为康有为所书。门外有半月池 原寺内还藏有赵孟頫书《妙法莲华经》心月和尚手镌《五百罗汉图》拓本 现均不存。普超僧血书《华严经》保存在庐山博物馆。1933 年蒋介石曾在附近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初团本部即设在寺内，后在附近建大礼堂、大会场、委员长官邸、办公楼、仓库、运动场、游泳池等。1946 年后将此地移交给中正大学作为校址。新中国成立后，曾在这里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庐山分校”和海会师范。

折桂寺 在五老峰凌云峰下，距书院约 3 公里。唐宪宗进士李逢吉读书堂旧址，李逢吉中进士后，遂名折桂寺。折桂寺之水经圣泽源东南流向白鹿洞。朱熹有《折桂寺五老峰下李逢吉书堂》诗：“受书彼何人 姓字不足详。竹帛有遗臭 桂树徒芬芳。”深讥李逢吉做官不正。折桂寺下有黄云观，即狮子峰麓大石崖下，已不存。黄云观乃朱熹命名 并在此作亭。朱熹《折桂院行记》云：“背负五老 面直波湖 东西数百里 云山烟水 渺茫萦带 奇绝不可名状。”乃取李白《庐山谣》中语 命以为黄云观。

木瓜洞 距书院约 5 公里 在折桂寺西北之上 五老峰观音崖下，道士刘混成入山种木瓜为食处，洞高明轩敞，可坐十余人。洞前原建有道院 原院前有深涧 涧中有石 其圆如镜 水环绕之 渡以小桥 名曰太极池 叠石为小亭 名曰洗心亭 竹木缭绕 景亦佳。

犀牛塘 距书院约 3 公里。有上下二塘 其水西南 经白鹤观背，东会折桂寺水至白鹿洞，再出小三峡入梅溪湖。犀牛塘北有青牛谷 道士洪志乘青牛得道处。洪志 通经史 善布算 遇异人授六甲荡魔祛疾之术 隐居此地 常乘青牛 故称。唐杨衡《宿青牛谷梁

炼师仙居》诗：“随云步入青牛谷，青牛道士留我宿。可怜夜久月明中，惟有坛边一支竹。”谷内原有郑元素隐居之处，郑元素乃是温韬之甥。朱梁时，韬盗发昭陵，石函铁匣中，所得前代图书及二王真迹甚富，其后韬殒死，元素得其图书真迹，避祸南徙，隐居庐山青牛谷中四十余年，所积书千余卷。隐居地今仅存遗址。

附近尚有太平寺，凌霄院，白鹤观等名胜遗迹。

玉京山 距书院东约 3 公里，根连庐山。《山疏》：山当大湖之滨，一峰苍秀，远望鄱阳湖，气势磅礴，云山烟水，浩渺萦带，皆列山前，奇绝不可名状。《庐山志》及《星子县志》均记为晋陶渊明家居其下，民国吴宗慈所编《庐山志》亦称在玉京山有陶渊明旧居。现尚有陶村。陶渊明诗云：“畴昔家上京。”李白诗云：“手把芙蓉朝玉京。”即指此。附近有层城山，又名乌龟山，陶渊明有《游斜川》诗序：“临清流，望层城。”清曹龙树曾在玉京山发现陶渊明书“日影斜川”四大字，旁数十小字不可辨。

颜家山 距书院约 5 公里，即白鹿镇所在地。唐永泰元年（765）颜真卿偕殷亮、殷寅子、事母孝、常伯尼等游东林寺，到达星子北驿站，爱此地风景秀丽，遂筑室在此待命。唐末裔孙颜翊率子弟三十余人，受经白鹿洞中。此地有颜家桥，朱熹兴复白鹿洞时在此建憩亭，建白鹿憩馆，以宿来往学者。还建有白鹿义仓。万历十九年（1591）南康知府田瑄于颜鲁公旧址建侯亭，又奉诏清查先贤遗迹，申呈学道朱廷益立祠以祀颜鲁公，配以厥孙颜翊。

栖贤寺 距书院西北约 4 公里，在石人峰下，寺原为唐李渤读书处，以渤为贤人，故谓之栖贤。初名栖贤院，南齐永明七年（489）谘议参政张希奏置寺。唐宝历初（825），江州刺史李渤徙置是山，以僧智常居之。会昌中（841—846）寺废。景福中（892—893）僧怀佑复兴，号栖贤报国贤院。乾宁中（894—897）号护国栖贤寺。明清两代均有兴建维修。寺中原有“五百罗汉图”二百轴，江苏布使金世杨布送，名画家许从龙所绘，每帧纸幅宽大，布景设计精巧，

气势宏伟，为佛画佳品。栖贤寺之东有玉渊，三峡涧诸水合流，奔注潭中，惊波喷空，波涛汹涌，直泻而下，雄壮奇诡。玉渊附近题刻有宋张孝祥书“玉渊”、清曹秀先书“虚受”、清太史戴第元书“冰笏”等题刻。

观音桥 又名三峡桥，栖贤桥。长约 27 米，宽约 3.6 米，高约 18 米。作环洞形。桥瓮顶之中有石刻：“维皇大中祥符七年（1014）岁次甲寅，二月丁巳朔建桥。上愿皇帝万岁，法轮常转，雨顺风调，天下民安，谨题。”旁刻有造桥者：“福州僧德朗勾当造桥，建州僧文秀教化造桥，江州匠陈智福，弟智汪、智洪。”宋朱熹《三峡桥》诗：“两岸苍壁对，直下成斗绝。一水从中来，荡潏知几折。石梁据其会，近望远明灭。倏至走长蛟，捷来翻素雪。声雄万霹雳，势倒千嶮嶮。足掉不自持，魂惊讵堪说。老仙有妙句，千古擅奇崛。尚想化鹤来，乘流弄明月。”桥侧有石级曲折下至桥磴，约 3 平方米，石上有马朋书“金井”二大字。桥建于削壁，下临深潭，银河倾泻，如雷声贯耳。桥侧有慈航寺，俗呼观音阁。桥东有岩泉，唐陆羽品评为“天下第六泉”，泉水甘冽。

鄱阳湖 在书院东约 3 公里，书院贯道溪水即流入鄱阳湖的梅溪湖中，湖面宽 20 公里，长 150 公里。巨浸弥漫，中有雁泊小湖，西接南昌，东抵波阳、都昌，南达进贤，北流入长江。古称彭蠡。宋李纲彭蠡诗云：“神禹治水江为最，迢迢委蛇钟作汇。泓澄不独阳鸟居，浩荡端使群川会。群川已会江不湍，朝宗到海东南安。烟收云敛望不尽，眼界始知天宇宽。世传扬澜并左蠡，无风白浪如山起。我今谪官此中行，何事恬然风浪止。阳侯也是可怜人，不学时人皆世情。好风已借一帆使，霁色更增双眼明。晚来画舸鸣六檣，超然千山如脱兔。波心突兀见星宫，云际峥嵘望庐阜。世间此境良不多。洞庭三峡真么麽。共浮大白期一醉，对此不饮当如何。”



千年学府

唐至五代的办学活动

据陈舜俞《庐山记》等史志记载 唐德宗贞元时（785—805）河南洛阳人李渤与其仲兄李涉在庐山脚下隐居、读书。朱熹在《延和殿奏事》中提到“遂立黉舍”也就是指办了学校。他们还驯养了一只白鹿 山村乡民视之为神 人们就称李渤为“白鹿先生”或“白鹿山人”。他们兄弟隐居的山谷，被称为白鹿洞。

五代时，白鹿洞先由杨吴江州浔阳县管辖，南唐李氏代杨吴，又改隶南唐江州奉化军德化县管辖。南唐昇元四年（940）李氏朝廷在白鹿洞建起了庐山国学，白鹿洞从此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庐山国学亦称白鹿国庠、白鹿洞国学、庐山国子监、庐山书堂等。这是一所与当时建立在南唐首都金陵（今南京）秦淮河畔国子监相类似的学校，故后来有的史书也称白鹿国学为“辟雍”。南唐朝廷派遣国子助教前来庐山国学，主持国学行政和教学工作。国子监九经李善道为洞主，以主教授。

建隆二年（961）南唐中主元宗奔璟由金陵迁都南昌途中曾

住落星渚（即当时德化县星子镇，现星子县城）。李璟及随行在游览庐山的同时，视察了庐山国学。他看到了学生江为的题壁诗“吟登萧寺旃檀阁 醉倚王家玳瑁筵”非常赞赏。

五代 中原战乱频繁 政权更替不已 经济、文化都遭到严重破坏。而南唐、吴越因偏安江南 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成为华夏经济的重心所在。在发展文化、学术方面，南唐更为突出。江西是南唐君臣藉此与中原抗衡的后方，南昌又曾是南唐的南都，庐山是李璟、李煜两位君主发迹之地，他们又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因此，在他们的极力倡导和关注下，庐山国学成为五代时期一所著名的大学和南唐重要文化学术中心之一。

庐山国学生徒，最多时达好几百人，平时保持百余人不等，这些生徒不乏知名人士 如李中、刘钧、杨徽之、刘式、江为、伍乔、夏宝松、殷鹄、何昼等。其教授内容除传授与阅读儒家孔孟经书外，也学习史籍、诗文，以及诸子百家文集。据史料记载，庐山国学诸生中 有的长于军事、政治 有的“精于经史、能为文章” 有的以文学盛名 更多的则能诗 善诗 以诗名扬四方。《全唐诗》中至今保留了庐山国学师生的不少诗篇。可见诗是庐山国学的重要教学内容之一。

据史料记载 庐山国学的教学组织形式除采取“个别传授”外，还采用了“升堂讲说”或称之为“升堂讲释”的教学形式。马令《南唐书·朱弼传》载 朱弼每“升堂讲释 生徒环立 各执疑难 问辩蜂起，弼应声解说，莫不造理。虽题非己出，而事实联缀，宛若宿构。以故诸生诚服 皆循规范。”另据洪迈《客斋随笔》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庐山国学曾置学田数十顷，收取田租以支付学校的各项开支。根据这一记载，我们可以将我国历史界关于学田设置推定时间向前推进了七八十年。

总之，庐山国学的办学和教学经验，如校址环境的选择；固定经费的确定；有相当造诣教师的选派；师生之间、学徒之间的互相

切磋；大师的悉心讲学授徒等，都对后来的白鹿洞书院以及其他书院的办校和教学活动产生很大影响。开宝九年（976）宋军攻占江州南唐江南当局建置的庐山国学结束了它的历史被北宋的白鹿洞书院所代替。

宋代的白鹿洞书院

宋初，白鹿洞书院隶属江南东路江州德化县管辖。这时，江州地方人士在南唐庐山国学旧址上建起了一所学馆，人们称之为书堂或书院。这是白鹿洞历史上一个新的开端。

（1）北宋时期的白鹿洞书堂

白鹿洞于宋初虽已建书院，但当时书院仅有生徒数十人，近百人不等。太平兴国二年（977），江州知州周述将白鹿洞书院办学的情况向朝廷作了报告。宋太宗赵光义批准了他的请求，下令将国子监刻印的《九经》（系五代中冯道等人主持刻印的《九经》包含《诗》、《书》、《易》、《礼记》、《仪礼》、《周礼》、《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等书）赐给书院“驿送至洞”以便生徒阅读。白鹿洞书院由于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从此也扬名四方。太平兴国三年（978），原江州德化县星子镇升为江州星子县，太平兴国五年（980），北宋朝廷任命白鹿洞书院主持人（洞主）明起为蔡州褒信县主簿。明起离任后，太平兴国七年（982）星子县又划归新建置的南康军隶江南东路管辖。

咸平四年（1001）宋真宗赵恒下令给全国各地学校、书院发送国子监印本经书和修缮孔子庙堂。咸平五年，白鹿洞又得到修整，塑了孔子及其弟子像。可惜的是，这次白鹿洞书院修复的情况，如

师生的组成、教学活动等，史书上未能找到有关的记载。书院可能因为没有得到管理和维修的缘故，不久又遭到了破坏。

大中祥符初（1008），江西新淦人直史馆孙冕请求朝廷将白鹿洞作为他归隐养老的地方。这个请求得到宋真宗的批准。只是，他还未到达白鹿洞就去世了。他的后人便将他的遗体埋葬在白鹿洞附近的山坡上。

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孙冕的儿子比部郎中孙琛在白鹿洞建房十间，以便弟子居住和读书。同时接待前来求学的各地士子，供给膳食。孙琛将这里定为“白鹿洞之书堂”。当时的星子主簿郭祥正为此写了一篇《白鹿洞书堂记》，这是白鹿洞书院的第一篇记文。皇祐末年（1054）春，由于兵火，书院被毁。郭祥正《白鹿洞书堂记》石碑被迁移到星子城内天庆观存放。后来天庆观也遭火灾，这块石碑从此下落不明。皇祐以后，白鹿洞成为一片废墟，荒草、瓦砾相杂，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熙宁间，陈舜俞与刘涣共游庐山。熙宁五年（1072）陈作《庐山记》“白鹿洞亦李渤读书处”，今鞠为茂草”。

（2）南宋朱熹振兴白鹿洞书院

淳熙六年（1179）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

淳熙六年三月，朱熹以秘书郎权知南康军州事的身份赴军就任。他抵南康（治今星子县）后，下车伊始，便接二连三地张榜、行牒，广为询问陶渊明、刘凝之、义门陈氏、白鹿洞学馆等遗事往迹，“以凭稽考，别行措置”。他在《知南康军榜文》中说：“到任之初，伏自惟念圣天子所以搜扬幽隐，付畀民社之意，固将使之宣明教化，敦励风俗，非徒责以簿书期会之最而已。……今有合行询问事件，……按图经白鹿洞学馆，虽起南唐，至国初时犹存旧额，后乃废坏，未悉本处，目今有无屋宇，……”向当地军民人等和过往贤士大夫征询实情。

同年秋天因“秋雨不时高仰之田告病”朱熹亲临白鹿洞勘查了北宋书院遗址。这时的书院“房宇已损其旧七八”仅有地基石础还可以辨得出当年的规模。

朱熹看到这个地方四面山水清秀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觉得是讲学著述的好地方。他深感庐山一带“老佛之居以百十数，中间虽有废坏，今日鲜不修葺。独此一洞，乃前贤旧隐，儒家精舍，又蒙圣朝恩赐褒显，所以惠养一方之士，德意甚厚。顾乃废坏不修，至于如此，长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责也。”老佛之居以百十计，其废坏无不兴葺。至于儒者旧馆只此一处，既是前朝名贤古迹，又蒙太宗皇帝给赐经书，所以教养四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惧。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传于后世，尤长民之吏所不得任其责者”。因此，他认为庐山白鹿洞书院应该尽快地修复。

朱熹一面派军学教授杨大法、星子县令王仲杰等筹措兴复之事，同时又报告有司备案，请求支持。他在呈报礼部的《申修白鹿洞书院状》和给丞相的报告中一再申述了兴复书院的理由，并报告了对书院建设的若干设想。他说：“朝廷倘欲复修废宫以阐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则熹虽不肖，请得充备洞主之员，将与一、二学徒读书、讲道于其间。”其禄赐略比于祠官，则熹之荣幸甚矣。”（《朱子大全》）

但是，朱熹向朝廷呈报的计划、设想均如石沉大海，并未得到朝廷当权者的支持，相反却“朝野喧传以为怪事”，遭到讥笑和讽刺。但朱熹仍然坚持进行白鹿洞书院的复建工作。他写信给老友吕祖谦，请吕为书院作记。为此事，朱、吕二人书信往复，讨论论文措辞，然后定稿，请人书写入石。

淳熙七年（1180）三月，白鹿洞书院初步修复，朱熹率领军县官吏、书院师生赴书院，祭祀先师先圣，举行开学典礼。朱熹升堂讲说，讲题为《中庸首章》（朱熹《答吕伯恭书》）与同道们高兴地作诗

唱和 并写下了《次卜掌书落成白鹿洞佳句》。全文如下：

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
三爵何妨奠萍藻，一编讵敢议诚明。
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原从乐处生。
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

此后，朱熹为兴复白鹿洞书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 修建书院房屋

北宋白鹿洞书院堂毁于皇祐末之“兵火”此时仅剩瓦砾榛荆、茂草荒丘。尽管南康军、星子县正遭旱灾，财政经济相当困难，还是建起屋宇二十余间（朱熹《乞赐白鹿洞书院敕额》），朱熹还与他的僚属、学生以及继任知军钱闻诗商定了进一步兴建书院礼圣殿等屋宇的计划。淳熙八年八月朱熹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继任知军钱闻诗“建礼圣殿并两庑 塑孔子十哲像”（毛德琦《白鹿洞书院志》）。直到朱端章为郡守时才版绘完成。

2. 筹措院田

朱熹认为，维持书院的“久远之计”是要重视学田的建设。他制定购置田亩的计划，筹集一部分购置田地的资金，但因不久离郡，买田一事尚未进行。

3. 聚书

朱熹曾发文江南东、西路各地衙门征求图书。他在《洞学榜》中宣称：“承本路诸司及四方贤士大夫发到书籍，收藏应付学者看读。”然而实际上当时的藏书并不多，书名有据者仅为刘氏所赠《汉书》一部。另从《朱子大全》中还可以看到，他曾得了好几种书帖：从曹建处得到程颐《与方道辅帖》的模本；从芑林向氏那得到邵雍“《诫子孙语》及《天道》、《物理》二诗”的手书；从祁真卿那得到《尹焞帖》；从蔡廷彦、吴唐卿那得到包拯青年时代的诗。朱熹亲自书

写或照旧摹拓，书跋并刻之于石碑。

4. 聘师招生

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后，曾请江西新建丁铨担任掌教，安徽合肥吴某为职事，均未成功。朱熹只得自任洞主，自为导师，亲临执教。与他同时讲学白鹿洞书院的，尚有好友刘清之，学生林泽之、黄榦、王阮等人。

朱熹曾发榜招生入学，学徒“一二十人”。现有姓名可考者为曹彦约、曹彦纯、胡泳、周模、余宋杰、余琦、刘贲、李辉、周仲亨、周仿、吕熠、吕炎、吕炳、吕焘、吕焕、彭方、熊兆、冯椅、周颐、陈秬、杨三益、蔡念成、吴唐卿、叶永卿、李深之、周得之等。

5. 定规制、主课程

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后，在总结前人办学所订规制以及禅林清规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列“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①，条例“而揭之楣间”^②，以示学者。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这份揭示也称《白鹿洞书院教条》、《白鹿洞书院学规》、《白鹿洞书院教规》。

关于设立课程，朱熹在开学时就讲了《中庸首章》。在白鹿洞还有《讲堂策问》、《大学或问》等讲义传世。他把《大学》、《中庸》自《礼记》中辑出与《论语》、《孟子》汇成《四书》作为白鹿洞书院开设的主要课程。并说：“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朱子语类》）在朱熹看来，《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往皆杂注在里许。”

6. 确立教学形式

朱熹集我国古代书院、学校教学经验之大成，在白鹿洞书院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教学形式，以后又由于门人子弟的努力而不断发展，形成一种相当完备的书院教学组织形式。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中的教学制度，实行以主讲之学者（山长或洞主）掌教、主持书院的教学活动，副讲协助主讲工作，在德行、道艺各方面对生徒全面指导。主要教学形式如下：

升堂讲说

这一形式在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南唐庐山国学时就已经采用。现在白鹿洞几种志书中尚保存了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升堂讲说的讲义。如《中庸首章》、《大学或问》、《白鹿洞书堂策问》等。朱熹还请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升堂讲学。陆就“君子小人喻义利章”发论，当时听者有的感动的掉下了眼泪。朱熹离去后，黄榦应陈宥、李燾、胡泳等人之请，又在白鹿洞讲《乾坤二卦》。山南山北士子云集（《宋史·黄榦传》）朱熹弟子陈文蔚也有在白鹿洞升堂讲说的讲义传世。

认真读书 自行理会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教学活动主要是采取学生刻苦钻研、自行领会的方式。阅读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包括程朱理学的大师们的注释。朱熹还重视对生徒进行读书方法的指导，其门人后学将其言论概括为“朱子读书法”。他们引用朱熹的原话说：“朱子曰：‘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然后将朱熹读书法定作“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等六项。程端礼《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

互相切磋 质疑问难

朱熹提倡诂难。他说：“往复诂难，其辨愈详，其义愈精。”书院生徒之间的互相切磋，师生经常质疑问难，是书院师生群居的一种“日课”。白鹿洞书院又以讲会为重要方式。遗憾的是朱熹主洞时的讲会究竟怎样，目前已难于考证，但有讲会这一点是有根据的，有诗为证。诗名为《白鹿讲会次卜丈韵》：

宫墙芜没几经年，只有寒烟锁涧泉。
结屋幸容追旧观，题名未许续遗编。

青云白石聊同趣，霁月光风更别传。
珍重个中无限乐，诸郎莫苦羨腾骞。

朱熹离去后，南康郡庐阜仍不乏关于讲会的记载。郑廷鹄、田琯、毛德琦等三部白鹿洞志书和《同治南康府志》中尚有嘉定十一年（1218）李燾、胡泳、缪惟一、姚鹿卿、潘炳、张绍燕、罗思、张琚等与知军陈宥会讲洞学的记载。景定元年（1260）知军陈淳祖与洞正陶一桂等集诸生数百人会讲白鹿洞书院，并有题志。由此可见，讲会和会讲在此延续过很长的时间，并以白鹿洞书院为中心基地，以朱门后学为主要成员而广泛展开。

除讲会外还有文会、诗会。嘉定十年（1217）朱熹之子朱在特建会文堂，陈宥改名文会堂。

展礼

展礼是儒家教育、教学的重要形式。也是书院教育、教学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方面。白鹿洞书院在它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建立了许多祠庙，除礼圣殿外还有宗儒祠、先贤祠、忠节祠、紫阳祠等。此外师生之间、生徒之间、迎客送宾、升堂讲说、课试均有礼仪均需展礼。

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对后来书院的发展、学校的建设有着重大影响。

（3）南宋后期的白鹿洞书院

1. 南宋后期白鹿洞书院的发展

朱熹离去以后，白鹿洞书院的教学活动由于得到宋孝宗的特准以及地方官员、绅士、学者们的多方支持得以继续维持。除继任知军钱闻诗、朱端章外，朱熹同道好友张栻的门徒曹集，在继任南康知军后，继承了朱熹的事业，得到杨万里的赏识，并向朝廷举荐。江西提刑曾聘星子学者周耜为白鹿洞书院山长（洞主）。“集